

張君然

往事匆匆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往事匆匆

張君然

封面水彩畫：「故居」（張君默作）

往 事 勿 勿

作 者：張 君 默

出 版：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地 址：香 港 莊 士 敦 道 三 十 號 地 庫
電 話：五 一 二 八 三 六 七 一

印 刷：藝 城 印 刷 公 司
柴 灣 利 業 街 40 號 富 城 工 業 大 廈 16 樓 A4

定 價：港 幣 十 四 元

二 版：一 九 八 五 年 六 月

星 馬 總代理：國 際 圖 書（新）有 限 公 司

INTERNATIONAL BOOK(S)PTE. LTD.,
BIK 231, BAIN STREET
#04-19 & #03-1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TEL : 3370990 3384140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十年（序）

整理這一組舊稿時，看看那些寫作的日期，以及所記敘的故事，不期然記起了前人對於歲月的興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有感於此，便取了個「往事匆匆」的書名。

雖然這些都是短篇小說，今日回顧起來，從中也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往日的影子：如何生活過，感觸過。篇章中的感情是飽滿的，雖然文字並不如何成熟，今日我本可以把它們潤色得好一些，但我寧可保留它們那副樸素純真的面目，只在一些錯別字上修改了一下。

書內前面的二十篇，是收集於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海外文學叢書「寂寞的愛神」之內，以甘莎作筆名，現在我抽出了幾篇不要，又以寫作年月作為編排次序；後面的五篇，未有收入過單行本，寫作年月稍遲，因此編排在後面。

這廿五個短篇小說，寫作年月的跨度是十年，從一九五七年直至一九六七年，約莫是從十八歲

直至二十八歲。當年醉心於寫作，但收穫是這麼少，可見我是誠懇而不聰敏。那段日子，給我極大的磨練與挫折，可說是徬徨多於歡樂，播種多於收成。

也罷，韶光飛逝，轉眼間，如今頂上的頭髮已斑白了十之一二，往日的嘆息，感念起來如同昨日。昨日是不是可以抓住的呢？現在我只是抓住了這一些。然而那十年是應該感激的，我從那裏面走過來，然後又會從另一個十年走過去。

每一個十年都會留下一些足跡，這一組小說，是我寫作的足跡，也是歲月的足跡。現在我倒成了個歲月的拾荒者了。

八三年九月於明報編輯室



目次

十年(序).....	一
包粟——童年偶拾之一.....	一
鬼三哥——童年偶拾之二.....	八
陰暗的角落——童年偶拾之三.....	一七
生活之歌.....	二六
血的故事.....	四四
一條辮子.....	四九
黃鬍子他們.....	五九
離家.....	六六
追求.....	八四
二胡八.....	八九
在海邊.....	九五
父親.....	一〇一
舊情人.....	一〇七

笑聲	一一七
新娘	一三三
燒剩的釘子	一四一
一株古木	一四七
追債的人	一五五
入院	一七二
年輕人	一七七
倆父子	一八六
浪子	一九三
「撈家婆」的名聲	二〇三
夢醒的時候	二一九
老婆	二二九
清明	二四〇
絕症	二五三

包粟

——童年偶拾之一

—

冬天，山村的早晨份外寒冷。

大清早，婆婆爬起了床，到井頭去打了幾桶水，就顛巍巍地打點着絕無僅有的傢什，一面叮囑着我：

「守着大門，別讓大黃狗闖進屋裏來……」

「婆婆，」我委屈地說：「我肚餓！」

「乖，你看着門口，別到河邊去跑，回頭婆婆就買點米煮硬飯給你吃。」

我無可如何地點點頭。

傢什包紮停當，婆婆就艱難的背着，拄着一支拐棍，蹣跚涼涼的蹣跚到市集擺小攤子去。

那年我才五歲，由婆婆帶着我在鄉間熬着貧寒的歲月。每當婆婆到市集去典賣傢什，單獨留下我看守着那間陰森的空屋子的時候，小小的心頭不其然的籠罩上一層恐怖和荒涼的感覺；我害怕極了，在婆婆才拐了彎的當兒，我就赤着腳板飛快的跑了出去。

屋外頗冷，北風迎面刮來，面孔就像給鋒利的刀子剃着一般。有錢的孩子都圍着花花綠綠的頭巾，穿着厚厚的棉袍，暖和和的玩做一堆。他們照例不理我，我也照例不屑與他們爲伍。我急急跑到大伯的屋子去，找我的朋友雁羣大姐。

雁羣大姐比我大兩歲，她時常帶我到河邊去看小游魚，有時也帶我到老遠去看人家放風箏。她走起路來快得像一陣風；我喜歡拉着她長的辮子跟着她跑。

這天，我找着了雁羣大姐，她就拉着我的手，格吱格吱的走過了那度殘破的獨木橋，到了河的那邊去。

河那邊是龍大爺的田地，地裏長滿了青青綠綠的包粟樹，連綿不斷地足有幾十畝。這是個包粟成熟的季節，一隻隻飽滿的包粟沉甸甸地，把樹幹也墜彎了，黑黑紅紅的鬚鬚從肥大的包粟尖頂垂下來，活像戲台上老倌捋着的鬚鬚。

雁羣大姐拉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停了下來，吮着個大姆指，看着一樹一樹的包粟發了猷；我嚥下了幾口唾沫，肚子就咕咕咚咚的響了幾下。我撫着肚子的时候，雁羣大姐忽然小聲的問我：

「肚很餓嗎？」

我點了點頭。

「摘兩顆大家吃好不好？」她又瞪着烏溜溜的大眼睛問我。

我霎時高興得跳了起來，拉着她的手就要摘。

「不要給人家看見！」她小聲提醒我。

說着，她機靈地左右溜了一眼，拉着我就往包粟樹林子裏鑽。

包粟很容易摘，拿着往下一攀就離開了樹榦，到了我們的手裏。

我興高采烈地掖着一隻大包裹，連跳帶跑的就和雁羣大姐鑽了出來。

可是，才得出得包粟林子，雁羣大姐忽然「哎喲！」的驚叫了起來，才來得及通知我一聲「快走！」，她就飛快的跑過了獨木橋。

我忙抬眼一望，一個荷着長筒槍的黑漢子氣呼呼的直向我撲來。這一嚇可不小，一下子我雙腳發了軟，連一步也跑不動，包裹從我的腋底滾落了地面。

比說還快，我的臉頰就重重地捱了一巴掌，人一踉蹌，就摔倒在幾步以外的地上。

「哼！年紀這麼少就來偷！」黑漢子怒不可遏地豎起了兩道鐮刀樣的八字眉毛。不由分說地又搶了前來，一把揪着我的後領，高高的凌空提起來，旋又把手一放，我直至屁股狠狠的跌撞在冬天堅硬的泥地裏，方才回復了知覺。

直到了現在我才能夠號出聲音來，我拚盡全力的在哭，這才稍稍減輕了驚慌。

「走，跟我走！」黑漢子拉着我的手，命令着。

我不願跟他走，當時我也不明白什麼原故，也許是害怕他會帶了我到甚麼地方去，從此離開了婆婆。於是我死賴在地上。詎料黑漢子再不打話，拖着我就朝龍家大院走。我下半截身子擦着冰稜樣的地面，痛楚直往心裏鑽！我掙扎着，號啕着，但沒有哀懇。

龍大爺的住處是高門大戶的院子，我被黑漢子扔在裏面濕漉漉的天堦的青苔地上。黑漢子邁着闊步就往屋堂裏走去；我看看週圍沒有人，頓然萌了逃走的念頭，就艱難地支撐起身體，渾身的骨節和皮肉都有如刀割一樣的疼痛，使我不能不頹然地倒了下去；我咬着牙齦一次又一次地嘗試着，可是依然換得的是刀割般的痛楚。

屋堂裏響起了一陣慢吞吞的步履聲，是龍大爺跛着雙鞋子踱出來了，黑漢子卻唯恐不恭地尾隨

在他的背後。到了門檻龍大爺就停了下來，笑着看了看伏在地上的我——與其說笑，不如說是稍爲放鬆那一臉多餘的肌肉還恰當——一手捧着個「水烟帶」，安詳地抽了幾口，噴得漫天都是烟臭，這之後便罵道：

「好大的胆量！誰教你來的？」

我呆瞪着他，沒有出聲。

他見我不答話，又咆哮了：「怪不得我每天失去那麼多！哼，快說，誰教你來偷的？」

直至此刻爲止，我才明白這原來叫做偷。龍大爺的語音一落，週遭就彷彿是一個沒有風而嚴寒的冬夜，連一絲的音響也沒有。

「哦——看你的性子硬還是我龍大爺的脾氣硬！」他呼斥着，把「水烟帶」只那麼往後一遞，黑漢子趕忙接了下來，另外一個架眼鏡的仁丹鬍子，很快就將藤條遞了給他。

霎時空間填滿了唿哨的藤條響聲，也混和了清脆劈啪聲；我在青苔地上翻滾着，全身似火灼一樣的刺激，我哀號着……最後是喊啞了聲音。

似乎再聽不到抽打聲響了，我知道龍大爺已經住了手。但疲累和痛楚，使我再也睜不開眼皮，我蜷伏在青苔地上。

「哼！倒會裝死！」只聽得一陣獠笑。

我艱難地睜開眼瞼，也試着撐起身體，好證明我不是個「裝死」的孱頭，可是一切都徒然！

「喂，」這陣子龍大爺的聲音柔和了許多，「快說，誰教你來的？」

「沒有！」我狠狠地答，但嗓子啞了，答不出聲音來。

「哼！好硬的性子！——」龍大爺又震怒了，「拿繩來！」

我立刻就被人像個螃蟹似的綁着。

二

我從劇痛中醒來，原來是被扔在龍家大院的門外。

冬日慘淡的陽光懶洋洋地在巷口爬着，巷內陰冷得出奇。我才睜開眼睛，就聽得一陣孩子歡喜

的嘩叫聲：

「醒啦，醒啦！」

「哈哈，我說是死不了的哇！」

「……………」

原來有些孩子團團的把我圍着，但見他們一個個裹在厚厚的棉衣裏，好玩地笑着，還拍着手掌。我厭惡地橫了他們一眼，一個較大的孩子忽地掀開了褲頭，朝着我的頸際就撒尿；這下子孩子們更加樂開了，都嘻嘻哈哈的學着樣。尿水熱辣辣的燙着我的鞭傷和擦傷，皮肉有如給一鍋沸水澆着，但皮肉以內卻冷得在發抖。

我兇狠的瞪圓了眼睛，緊捏着拳頭，想起身捧他們一頓，可是我動彈不得。

我全身濕透。孩子們也許玩夠了，就歡歡喜喜地擠進了大院去。

深巷裏從此死寂了，荒涼得有如深山裏的墓地；我一身的尿水被北風一吹，都冷了，全身就彷彿披着一層冰。

寒冷和痛楚交織成一張極其痛苦的網，這網緊緊的把我纏着；我想用我的拳頭向孩子們報復，我想……可是我太痛楚了，太寒冷了，太疲倦了，全然不能動彈，不能有半點的振作！我哆嗦着，上下牙齒碰撞出聲音來，我昏了過去。

有好幾次我稍微醒來，但隨即又失了知覺，最後迷糊間，彷彿覺得婆婆伏在我身上哭着。

——一九五七年

鬼二哥

——童年偶拾之二

一

那是個飢荒的歲月，我和婆婆單獨留在鄉間的祖屋裏。那年我才六歲。

屋前，隔着一條小溪，就是祖父留下來的幾畝薄田，現在早就長上了別人的莊稼。以前，婆婆一有空就到地裏去磨麵，可是自從賣了給龍大爺以後，她就彷彿忘記得一乾二淨，一趟也沒去過，也不看一眼，甚至夜裏坐在樹腳下納涼的當兒，也是用身子背着小溪。

爸爸在城裏給我們的接濟早就斷了，只是媽還不斷的寄些日區治的「軍票」回來，有時也託「水客」帶些她利用工作的閒暇縫的衣服給我，可是才一到婆婆的手，婆婆就把到小市集上去賣了。

我的朋友除了雁羣大姐外，還有鬼三哥。鬼三哥比我大上五歲。長長的頭髮，閃閃發光的大眼睛，扁扁的鼻子，笑起來很好看。可是我沒有見過他的爸。

有一天夜裏，我在床上撒了泡尿，被婆婆從睡夢中拉了起來，揪到屋外月光底下，用剝了皮的麻骨狠狠地抽打了一頓，我不明白婆婆爲甚麼忽然對我變得這麼兇狠；打完後就把我扔在門外，關上了門，任我在門外聲嘶力竭的討饒、懇求，可是那兩扇門卻始終沒有再動過，屋簷的陰影黑黢黢的扳着個鬼臉，嚇人得很；我害怕地退到月光底下，坐在地上抽抽搭搭的哭。

月光流淌在田野和小溪上面，鳴蟲兒吱吱地叫着，夜風吹着樹葉，婆婆的樹葉影印在地上，陰森森地蠕動着；我記起了雁羣大姐給我說過的鬼故事，說龍大爺的第三媳婦被毒打了一頓之後，就跳在門前的那條溪裏投水死了，……

「小麻鷹——」萬籟中忽然有個聲音輕輕地叫我。

我認出是鬼三哥的聲音。他很喜歡麻鷹，每逢天上有麻鷹在高高地盤旋着的時候，他就把我拉在一道仰着頸子，拿手掌架在額上，眯着眼睛看；後來，他就把我也叫作小麻鷹。婆婆不喜歡他，也不喜歡他這樣叫我，不過一聽到他叫小麻鷹，我就快活了。

我轉過頭去，見他在不遠的巷口探出一截身子來，月光照着他的一邊臉。

「鬼三哥，」我得救似地叫了起來，哭着央求他：「你快來，我怕！」他遲疑地張望着，悄聲問我：「你婆婆關了門？」

我答不出話，竟又哭了起來。這當兒，他掂着腳走了過來。他光着腳板，穿的還是那件黑色的對胸衫，闊闊大大的。

「別哭，」他哄着我，回過頭去恨恨地向那扇緊閉着的門瞪了一眼，「到我那裏去！」不由分說，就雙手用力的把我拉起來。可是他比我還瘦，力氣小得很，就着急地說：「快，快起來！」我站了起來，擦着眼淚就緊緊拉着他的手，隨他轉入小巷裏去。

小巷的一頭一尾都是黑漆漆的，只見當中有一大片月光。我跟着鬼三哥走進他的屋子去，屋子四圍都是朗朗的月色，地上長着一些小樹和雜草，草根裏的蟋蟀本來是叫着的，聽到了腳步聲立刻就住了嘴。記得婆婆說過，鬼三哥的爸爸輸了很多錢，把屋樑拆去賣了還不夠還債，後來住了三個月的鄉公所，就被槍斃了。

鬼三哥帶我到牆根去，那裏有張舊布稍作遮蓋，那是他的媽媽經營起來的，可是現在不見他媽媽了。

我跟他一塊躺了進去，立刻就嗅到了腐草的氣味，還有霉味和濕味；可是我聞慣了，因為我常